

潘柳黛 / 著

边缘书库

李庆西 陈子善主编

# 退職夫人自传

Tuizhifuren Zizhuan

潘柳黛（1919—2001），笔名南宮夫人等。她出身于北京一个旗人家  
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十八岁时只身  
南下到南京报馆求职，由誊稿员晋升  
为采访记者。后来到“十里洋场”的  
上海发展，以直抒胸臆的散文和小说  
崛起于上海文坛。

边缘书库

李庆西 陈子善/主编

# 退職夫人自传

Tuizhifurenzizhuan

潘柳黛 著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退職夫人自传 / 潘柳黛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3.7

(边缘书库 / 李庆西, 陈子善主编)

ISBN 7-80187-058-1/I·017

I. 退... II. 潘...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5239 号

---

## 退職夫人自传

---

作者: 潘柳黛

责任编辑: 周奎杰 邵东

装帧设计: 红美人工作室·范晓莉

总监制: 杨雨前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6170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http://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com.cn](mailto:nwpcn@public.com.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rights@nwp.com.cn](mailto: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印刷: 萧山日报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数: 150 千字 印张: 12.25

印数: 1-10,000 册

版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87-058-1/I·017

定价: 22.00 元

---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边缘书库”总序

李庆西 陈子善

这套丛书选收的作家作品大多具有海派风格或唯美倾向，个人化、感觉化和物质化的审美情调是这些文字的共同特点，一切生趣盎然的细节悉归城市与人。如果说，这算是大半个世纪之前的“小资”和“愤青”们的心迹表露，那么它便涵括了中国新文学个性成长的一个阶段。

其实，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关键词是“人”字，鲁迅的“立人”之论早已人所皆知，其谓“改造国民性”亦着眼于此。周作人早年也在文章里说道：“我想现在讲文艺，第一重要是‘个人的解放’，其余的主义可以随便。”（《文艺的讨论》）倡言“个人的解放”，以挑战封建宗法制度为核心的旧文化，是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然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的问题上竟是麻烦多多。在“五四”的历史语境中，“个人的解放”跟“改造国民性”几乎相为表里，都是着眼于“立人”之论。不过，“立人”的手段与目标终究有所不同，就后来的文学发展来看，二者非但渐行渐远，且渐成阅墙之局。

从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初，充满个性呻吟的创作不在少数，那些焦灼与苦闷多少表现了人性的觉醒，但比之鲁迅、沈从文那些巨匠，此辈精神视野毕竟显得狭仄。像早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演绎的“革命的罗曼谛克”，哼哼唧唧地将个人主义链接到理想主义上头，这般“个人的解放”较之“改

BBR/1  
13



造国民性”一说已扯开距离。也许,二者区别在于对象之内涵不同,也就是“人”之本位在个人还是民众。鲁迅显然把后者看得重要,故观照并不囿于自身,他的创作中即便最具孤愤色彩的《野草》亦非自我挣扎的写照。像他这样的作家从不缺乏个性,而是背负着民族的历史与苦难。可是这不免发生问题——文学倘是“遵命”于个体精神之外的某个目标,难免要被整合到那种事业之中,乃于作家个人意志多有碍处,这便是个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精神矛盾。鲁迅晚年跟“左联”的龃龉就是这般光景,碰来碰去是“两间馀一卒”的局面,盖因“人”的问题上价值理念之二元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能够率性而至的是张爱玲那类作家,因为她(他)们的艺术视线很少越过世俗人生的边际进入公共领域,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历史、文化和道德传统的规束。所以,她(他)们的笔墨尽可从饮食男女的日常起居中完成自适己意的审美观照,想象力有余裕之时或者做些倾国倾城的传奇文章。从物质生活中发现生活,从人性的黑暗中感受黑暗,如此张扬个性的手段确是对“五四”话语作出的一种反拨。当然,这有其历史机缘,张爱玲之辈出道时上海已是一座文学上的“孤岛”——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已经淡出江湖,而根据地和大后方的声音还传不过来。在沦陷的上海,没有主义和口号,也没有意识形态制约,身边的一切已跟农业社会的传统习俗大相径庭……毫无疑问,正是这种社会的“失语”状态开启了文学回归自我的历程,张爱玲正好由着自己的心性去成长。不过严格地说来,张爱玲之前,富于现代色彩的文学个性已经开始在都市背景中萌发,如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人的创作便是明证。

总之,三十年代中期至整个四十年代,腐集上海的都市作家群小打小闹地创造了自己的摩登神话,用个人感觉化的笔触编织着新文学进程中的另一套文本系统。如果开列一张作家名单,除了张爱玲和上边提到的几位,

其中该有邵洵美、叶灵凤、叶鼎洛、卜乃夫（无名氏）、苏青、潘柳黛……等等，那里边有当日的文学新人，也有落单的左翼作家。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人虽说占了上海这般中心城市，但是在文学上总是处于边缘地位。一者由于情调比较出位，另者也可能过于超前——其实许多应运而生的东西且有生不逢时的一面，他们笔下的都市风景跟当日中国的世道人心确实隔着很远。放开眼光去看，“五四”的历史合理性毋庸置疑，中国新文学的宏大叙事只能以“唤起民众”和“改造国民性”为大任。先行者的激情既已投向广袤而贫穷的乡村中国，可想而知，文学的首义便不再是个性诉求，而是如何将作家的艺术情趣纳入具有启蒙与救亡双重意义的革命话语体系。

然而，面对这样一段从“呐喊”到“失语”的边缘化过程，后来的人们不能不发生解读的兴趣，半个多世纪以后重新审视那种据说具有“现代性”（Modernity）的美学动机，其中多有耐人寻味之处。譬如，这些“边缘”作家对鸳鸯派一类俗文学的重视与借鉴，究竟是作为一种反拨的手段，还是要从物质化的世俗层面定义人性与情感之类，便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就传统的文学史定位而言，他们那种珍重自我的表达方式，那种寻找都市感觉的文人心绪，也许都显得无足轻重，绝对是主流文学以外的异数，可是其中分明有着主流文学不曾包容的价值取向和艺术手段。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未被正典化的历史命运，使得这些作品至今依然显示出某种前卫性和文化价值。在今天的现实语境中，历史似乎经历着一种戏谑性回归，处于城市化和全球化浪潮中的人们若是同样面临“失语”的困惑（抑或解脱），总归也能从这些老故事里边找到新的感觉。

二〇〇三年三月十日

# 《退職夫人自传》总目录

“边缘文库”总序·····1

## 退職夫人自传

|          |         |
|----------|---------|
| 我与我家     | ·····2  |
| 寡妇式的初恋   | ·····10 |
| 变        | ·····15 |
| 不贞的处女    | ·····21 |
| 贫困与挣扎    | ·····28 |
| 我的小爱人    | ·····36 |
| “鲁女子”的冲动 | ·····44 |
| 一吻难忘     | ·····53 |
| 有女“怀秋”   | ·····60 |
| 上海的诱惑    | ·····67 |
| 热带蛇      | ·····72 |
| 不怕老婆的男人  | ·····83 |



|         |     |
|---------|-----|
| 娼妓和仆妇   | 91  |
| 郎心如铁    | 97  |
| 在死亡线上   | 104 |
| 被弃于人群之外 | 111 |
| 罪与罚     | 119 |
| 文妖      | 125 |
| 俘虏的投降   | 132 |
| 乐园如梦    | 138 |
| 恐怖的晚上   | 146 |
| 文明人的野蛮  | 153 |
| 告“小”还乡  | 161 |
| 东南飞     | 168 |

## 附 录

|      |     |
|------|-----|
| 离恋之歌 | 176 |
| 我结婚了 | 179 |
| 洞房私语 | 181 |
| 站在街头 | 183 |
| 编后记  | 189 |



# 退職夫人自传





## 一、我与我家

在一九二二年圣诞夜的前一晚，我在家庭里以第九个胎儿的资格降生到这世界上来了。那时候祖母已经死去，但我的父亲，却还正在热恋着邻居的一个年轻的寡妇而不常常回家。当我的长姐姐衔命到那个寡妇家里告诉父亲关于我的降生时，父亲正穿着紧身的小棉袄棉裤躺在烟铺上吃鸦片烟的头连抬都没有抬，只是将嘴里的烟枪拿了下来，慢条斯理地玩弄着，然后淡然地问我的姐姐：

“——是男的女的？”

“女的。”姐姐说。说完便木然站在烟铺前，看着我父亲的毫无表情的脸，据说那一夜我父亲是没有回来。

我的母亲是一个相当标致而干练的妇人，比我的父亲年轻三岁。她从外祖家承袭了很重的书卷气，因此她对于财货看得很轻。父亲是一个商人的儿子——我的祖父和曾祖都是商人——所以在我们的眼睛里，便觉得父亲有着标准的商人习气：一方面尽情挥霍，一方面过于吝啬。比方像对于女人，对于自身声色上的享受，他都不惜一掷千金，但是如果他要帮助别人时，他便望而却步，一钱如命了。

我的母亲虽然生了九个孩子，但是由于产前或产后的将护不好与心情恶劣，产下的婴儿不健康，我的四个哥哥与一个姐姐都夭折了。在我降生的

时候,我只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后来在三年以后,又生下了我的妹妹兰,那是当时我家最末的一个孩子了。

由于父亲的迭有外遇,使母亲的情绪变得非常黯淡而严肃。她将整个的精神和生命,寄托在她的子女身上,因此她将我们管得很严厉。我在神貌上,尤其是眉目间实在太像我的父亲了,所以从我生下来,我便为了父母之



之间的感情不好,而失掉了母亲的欢心。但同时也正为了这点,父亲是比较喜欢我的,只有我的襁褓时代,曾经真正得到过父亲的爱宠。当他每次在那寡妇家里,因为吵了嘴而回到自己家里来的时候,我便被他热烈地抱在怀里,而且喃喃地说:

“这孩子跟我一样,这孩子才是我喜欢的啊!”那样的哄逗着。

我的母亲忍受着叛变了父亲所给她的痛苦,她细心地坚强地教养着我们。当我五岁的时候,那个仍然十分年轻的寡妇,忽然又与另外一个人恋爱了。她坚决地离开了父亲,并且带走了她与父亲所生的一个女孩(应该算是我第一个妹妹)。无论父亲用任何方法,任何手段,都不能打消她的离志,即使答应她肯和我母亲正式离婚。

于是父亲被抛弃了,他又讪讪地颓丧地走回家来。八年对于他像一场梦一样,他是睡在母亲旁边做梦的,梦里的人物没有母亲,但是梦醒了,他仍然睡在母亲身边。然而八年的心理上的折磨,使得母亲也变了,母亲对于叛变了八年的父亲,感到生疏而厌恶。她不再是他温柔典雅的妻子,她对他只是因习惯上的恐惧而变成了一种义务,她也许仍然关切父亲,但是那关



切,仅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是这个家庭里的男主人而已。

那时我家里虽不算富有,却还属于小康。我们在古老北平的东城住宅区里,有着五六处房产。在东便门跑马场,有着一幢精巧的别墅洋房。每年春秋两季,父亲都要在那里住一个短时,以便参与赛马的赌博。

父亲的身材不高,然而短小精悍。他的个性固执,记忆力很强,但是不喜欢读书,而且自信心特别发达,他事事喜欢怀疑别人,所以直到现在他没有一个朋友。母亲却不然,母亲慷慨而善交际,她自己只认识一点从外祖父那里学来的方块字,但是她很喜欢督促和鼓励别人读书。我在父亲那里,接受了他的伶牙俐齿,和特别发达的自信心。我在母亲那里,接受了她的慷慨和迷信学问。我后来许多故事的发生,和我所遭遇到的悲惨的命运,便是我太相信了自己的智慧,和太迷信了别人的学问所致。

我七岁的时候才到学校去读书,但是我也不喜欢读书,我平日的功课并不好,但是当考试的时候,我却常常能够名列前茅。因为那时我也像父亲一样,有着非常强好的记忆力,一种临时抱佛脚的天才。

我接受了父亲的外貌,也接受了父亲固执的自信心的遗传,因此到我在高等小学毕业,我还不能得到母亲的宠爱。我在家庭里几乎是非常孤独的,父亲虽然喜欢我,但是父亲离开那年轻的寡妇以后,仍然混在声色场里的时候多,而且就连父亲自己在家庭里也是非常孤独的。大姐英是母亲的标准助手,二姐秀和哥哥海又互通声气,妹妹兰是母亲最后的一个女孩——为着父亲不能改掉他浪荡脾气,那以后,母亲便和父亲无形分居了。

在家庭里,由于我的孤独,我便变得更其顽劣和倔强。母亲什么都好,然而母亲对于孩子的体罚太严厉了。海哥哥在高等小学读书时,曾为了一学期逃学十二天,到郊外和同学去骑脚踏车,被母亲打屁股,甚至三天不能下床。我在十三岁时,已经进了中学的二年级,还挨了母亲最后的一次责



打。为什么原因现在记不得了，但我可以想到，那一定不会是什么过分大逆不道的事。然而我又被打了，被打得非常厉害，母亲用鸡毛掸的藤条打我，我的身上和脸上立刻起了一条一条的红印。可是这一次我也愤怒了，我顽强的仍然坐在椅子上不动，而且我故意拿起一张报纸在看，我仿佛被打的不是我，我不求饶，也不逃跑，用无声的表情来反抗母亲。果然母亲被激怒了，她忽然歇斯底里的将藤条像雨点一样的抽在我脸上和身上，她将她从父亲那里所得来的怨恨都发泄在我身上——我是她的不宠爱的孩子——然而我咬紧了牙忍受着，我不出一点声音。想不到这态度，也引起了兄弟姐妹的反感，家里竟没有一个人肯同情我的，情形继续下去，于是我更孤独了。最后我只好顽强地闭上了眼睛，心里想：反正我不会被打死的，这样，一直到母亲吃力了，她自动地停了手。

我被她们拖到一间储藏室里。那里光线不好，没有电灯，堆满了柴米油盐 and 零星杂物，我像一件货物一样被她们抛掷在里面。然后她们把门从外边锁起来，我就无言地被囚在那间屋子里。天晚了，里面什么都看不见，我



靠在一堆货物上默默地想,我想我所犯的罪,第一当然是不该惹恼母亲。第二态度不好。第三我的眉目实在太像父亲了。我不是母亲宠爱的孩子,然而母亲总不该像发疯一样的这样打我,我没有理由屈服,我太可怜了,我愿意代替父亲,忍受家里一切人所给我的责难与刑罚。想到这里,于是我开始哭了,我的一对像父亲一样美好的眼睛里流出了大颗的眼泪。但是我咬紧了嘴唇,不使自己发出一点声音。我默默的在这间黑暗的储藏室里站立了半个多钟头,我感到疲倦和饥饿。是的,她们也许都在吃晚饭了,但是她们不要我了。我匍匐着摸到墙角,我在那里摸到了一叠厚厚的旧报纸,将报纸摊开铺在冰冷的砖地上,我佝偻着身体躺在那里,但是我实在太困倦了吧?不久我就睡着了。

我睡在那冰冷的砖地上,直到深夜才被一个到我家来的表姐叫醒。我的态度使全家都惊异了,她们是想不到我竟可以忍受这么长时间的冷藏和黑暗的。那个表姐傍晚到我家来,深夜奉母亲的命令叫醒了我。我从地上爬起来,低着头走过客堂到我的卧室里去睡觉,我不对家里任何人看一眼,也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但是我知道母亲在望着我,她在叹息这个无罪的孩子实在是太像她的父亲一样的倔强了吧?

从那一次以后,母亲再没有打过我。然而从那一次以后,我与母亲和兄弟姐妹间感情的距离,随着父亲荒唐的生活,却更是越来越远了。

我的父亲也许是知道这些情形的,他时常偷偷的给我一些钱,或者给我一点温暖。但是那温暖实在太少了,他还是将他自己的家当作旅舍一样,简直不大回来的。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这种待遇下生长起来的孩子。这一切的情景都使我记忆得很清楚,因之这一切的情景就几乎影响了我整个的未来。

隔年以后,父亲更荒唐了。他在赌博上除了输掉他家里全部的财饰以

外,更慷慨地输去了东便门外跑马场的别墅。那一回才使我看见母亲真正向他发怒了,她不许父亲再走进她的房门,她也不准许我们兄弟姐妹再喊他一句父亲。只有我,还在同情他,每当没有人在他旁边的时候,便走到他跟前和他说几句话。然而他在家庭里的地位的确低落了,走进走出,就像一个客人一样。不,比客人还不如,他在家庭里享受了过分的自由,那自由使他感到遭人忽略了悲哀。

家庭里的气氛,凄荒而幽郁,我第一个忍耐不住,我要求母亲,让我到学校里寄读。母亲也许是实在不喜欢看见我,也许是为了解除父亲的势力,她慷慨地答应我了,于是我便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搬进了学校。

但只有两个星期以后吧,当休假日我回到家里来的时候,我看见放在书房里的父亲的一只床没有了。我再找其他的父亲的一切东西,父亲的东西都没有了。家里的人还是对我那样冷淡,但凄荒而幽郁的气氛似乎减少了许多。我惊异于家里的这些变动,然而我忍耐着不去动问。结果在吃过晚饭以后,母亲告诉了我,她简单地说:

“你爸爸走了,在前天。他是押掉了两处房子走的,这事在昨天我们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不久一定会回来的。”

就这样,我的爸爸走了,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女人,开始了一个新的家庭生活,这些都是以后从他朋友那里渐渐传来的。

父亲走了,他走了半年没有音讯给我们,于是母亲也知道他在短时间内或许不会回来了。

家庭里自然完全由母亲作主了,她第一个通告便是节省开支。大姐英在这一年出嫁了。二姐秀在高中毕业以后便考入了第一助产学校。我在这一年,初中也读满了,在我举行了初中毕业式以后,我去问母亲对于我升学的意见。





“——家里已没有什么钱了,你不是不知道的,”母亲对我说:“但是最低限度,我总设法使你能够读到高中毕业。”

然而就在这暑假,我忽然与两个同学去参加了一个精神病院看护训练班招请看护的考试。本来像我这样性格的人,是绝对不宜于作看护的,但是为了他们的待遇好,我去了。一方面也许真的是为减轻败落了的家庭的负担,一方面自然还是由于在家庭里太被冷待,即刻就想独立的原故。

事前我并没有征求家里的同意,事后我将这事报告给家里了,母亲问我:

“你不愿意再读书了?”

我说:“不,因为我知道家里现在很穷。”

结果真是侥幸,我考取了,在三百多个投考人当中,我变成了幸运的二十分之一。我穿上了白色的制服,搬进医院去住。由那里的医生、助手告诉我们每天应该作的事情。我们在

她们像鉴赏家一样,非常自爱的,细细的欣赏着自己的肉体,同时也在高声呼叫着,让立在旁边的人一起欣赏她。

